

從神學角度評析 柯瑞福的內在醫治觀

廖炳堂

香港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Hong Kong

一 內在醫治的緣起及定義

基督教中的內在醫治（或稱深度醫治、記憶治療、釋放禱告服侍或心靈醫治）緣起自阿格尼絲·桑福德 (Agnes Sanford) 之著作《醫治之光》(1948)，後主要由靈恩運動領袖承繼及發展。這些領袖包括斯特普爾頓 (Ruth Carter Stapleton)，約翰與葆拉·桑福德夫婦 (John and Paula Sandford)，貝內特 (Rita Bennett)，溫約翰 (John Wimber) 等等。

時至今日，不同人士進行不同形式的內在醫治。內在醫治者方面：有天主教的或基督教的、有專業或非專業輔導員背景的；方法方面：有運用或不運用視像法 (visualization) 的，有主張需要或不需要事後跟進輔導栽培的，有相信或不相信家族邪靈 / 咒詛的等等。本文選擇研究靈恩第三波代表領袖之一柯瑞福 (Charles Kraft) 之內在醫治觀。

柯瑞福給內在醫治之定義是「一種在聖靈能力中進行的服侍，目的是要把醫治帶給全人。大部分人的疾病都是源於情感和靈裏的損毀，內在醫治的主要目標就是，從問題根源湧出的損毀，帶出基督的能力。因為這些問題通常都潛藏在前來求助之人的記憶裏，所以內在醫治特別關注所謂『醫治記憶』的部分。通常會明確遭遇到的一些問題有：不饒恕、怒氣、苦毒、拒絕、自卑、恐懼、擔憂、性方面的問題等等。」¹

根據柯瑞福的觀點，不同形式的內在醫治包括以下四項必備元素：²

（一）深度創傷及全人的醫治

他相信身體、心理和靈界之間關係密切，80%之身體疾病都有情緒受傷的根源，³ 而負面情緒「常會」招致邪靈進侵及操控，因此內在醫治和釋放服侍常常需要一起進行。⁴ 他認為哪裏有垃圾（負面情緒），哪裏便有老鼠（邪靈）。⁵

¹ "A ministry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注：即charismatic power] aimed at bringing healing to the whole person. Since the majority of human ailments are closely tied to damage in the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areas [= demonized], inner healing focuses there. It seeks to bring the power of Christ to bear on the roots from which such damage springs. Since these are often in the memories carried unconsciously by those who come for help, inner healing involves a special focus on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healing of the memories.' Specific problems often encountered are unforgiveness, anger, bitterness, rejection, low self-esteem, fear, worry, sexual issues and the like." 參柯瑞福著，鄧嘉宛譯：《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台北：以琳，1997），頁35。

²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47～50。

³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79。

⁴ 他宣稱在他處理的一千多個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個案中，超過一半有鬼附需要釋放禱告。"So, for the past twelve years [注：即from 1985 to 1997],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what I call deep-level or inner healing. This ministry, then, frequently brings me face to face with demons. Probably at least half of the thousand or more ministry sessions I have led have

（二）深度禱告的服侍 (prayer ministry)

「協談的內容一定來自於禱告。我們要效法耶穌，先聽聽天父說甚麼，然後運用祂所賜的權柄，只做祂要我們做的」。聆聽聖靈對他而言是指領受直接啟示，以辨別當事人問題根源及醫治策略。⁶

（三）在聖靈權能中運用各樣恩賜能力

包括超自然恩賜如方言、智慧的言語 / 先知預言、醫治等。

（四）在聖靈權能中借用其他正當來源（包括心理學）之洞察力，例如視像法 (visualization)。

「我相信，（信心）圖像 ("faith picturing," 或稱「視像法」) 是我們靈裏的一種運作，而非僅是想像力的產物而已」。⁷ 換言之，在聖靈權能中，「視像法」成為柯瑞福及他的團隊超自然地辨別當事人問題根源及施行醫治的重要方法之一。

involved demons" Charles H.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Learning to Use the Authority Jesus Gave Us," Seminar Manual, 1997, 14; available from <http://members.cox.net/theokratos/I%20GIVE%20YOU%20AUTHORITY_Kraft_whole%20book.pdf> (accessed 28 August 2008). "Our ministry team members have found that demonization is very common in both non-Christians and Christians..."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72; "But I have personally been involved in over five hundred ministry sessions in which we have delivered from demons people who are unmistakably committed to Christ,"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75. 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75。

⁵ 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74~75。

⁶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17、120、123。

⁷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0~151。

二 深度創傷？柯瑞福內在醫治的全人醫治觀

柯瑞福的全人醫治觀乃建基於魔鬼操控 (demonization) 觀，正如上文所述，他相信絕大部分之身體疾病有其情緒受傷根源，而負面情緒「常會」招致邪靈進侵及操控，內在醫治和釋放服侍常常需要一起進行。

柯瑞福借用希伯特 (Paul Hiebert) 專文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批判西方理性主義之下的基督教世界觀已世俗化，失去靈界和自然物質界相銜接的中層世界觀，不再期望神蹟發生和忽視了邪靈的工作。⁸ 他認為強調靈界和自然物質界相銜接的東方世界觀才是基督教應有之世界觀。因此，基督徒要妥作預備，以面對與邪靈權能衝突 (power encounter) 的屬靈爭戰。

柯瑞福屬靈爭戰觀擷採自魏格納 (Peter Wagner) 的理論。魏格納認為屬靈爭戰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地面層面屬靈爭戰 (ground-level spiritual warfare)——需要為個人趕鬼釋放禱言；邪術層面屬靈爭戰 (occult-level spiritual warfare)——需要對付通靈交鬼等活動；和策略性層面屬靈爭戰 (strategic-level spiritual warfare)——需要驅趕地域性邪靈。柯瑞福則將後二者合併並稱為宇宙層面屬靈爭戰 (cosmic-level spiritual warfare)，而內在醫治屬地面 / 個人層面屬靈爭戰。

就魔鬼在個人層面的工作，柯瑞福認為有關魔鬼工作的聖經的原文用語是「被魔鬼操控」(δαμονιζόμενοι = demonized；參太八28)，或是有魔鬼(操控)"having a demon" (ἔχων πνεῦμα δαιμονίου = having a demon；參路四33)，而非鬼附 (demon possession)。他認為原文並不含有鬼附概念中之所屬權 (ownership)，或當事人被邪靈支配而完全失去自主之含義，因此他相信基督徒可以被魔鬼內住、依附、操控

⁸ Paul G. Hiebert,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Missiology* 10 (Jan. 1982): 1.

("inhabited by a demon"; "attached")，⁹ 必須接受醫治釋放的禱告，但他卻不相信基督徒會被鬼「完全」控制，即傳統之鬼附。¹⁰

柯瑞福那「被魔鬼操控」(demonization) 的觀念和他的「靈、魂、體」三元人觀關係密切。他認為魔鬼無法繼續內住在已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靈，卻仍可以繼續內住 (live in) 信徒的身體、思想、感情，甚至意志之中，因此很多信徒也需要接受醫治釋放的禱告服侍。¹¹

柯瑞福認為魔鬼可以透過兩種途徑（「破口」）入侵、內住和操控人（包括信徒）：一是「靈」方面，即當事人參與接觸邪靈之活動、或由他的父母或監護人邀請邪靈而來，或其祖先曾參與接觸邪靈之活動而將邪靈遺傳下來，又或當事人有未悔改的罪（姦淫、墮胎、憤怒、不饒恕）；¹² 二是「魂」方面，即當事人相信魔鬼欺哄，或因心靈受創傷而「耽溺在負面的情感創傷（例如恐懼、憤怒、羞恥、憎恨）時，常會招致鬼附（英文版是 "demonization"，即「被魔鬼操控」）」。¹³ 他常借用垃圾吸引老鼠作比喻，這些屬靈和屬魂的垃圾吸引了魔鬼，也給了

⁹ 柯瑞福著，鄧嘉宛譯：《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台北：以琳，1997），頁179。

¹⁰ Charles H. Kraft, "Contemporary Trends in the Treatment of Spiritual Conflict in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2000, from <<http://www.lausanne.org/Brix?pageID=13858>> (accessed 26 May 2008).

¹¹ 柯瑞福寫道："When a demonized person comes to Christ, then, any demons living in that person's spirit have to leave that central part of him / her that has become a New Nature. They may, however, continue to live in the person's body, mind, emotions and will unless dealt with specifically." 參Kraft, "Contemporary Trends";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81~182；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76。

¹²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87。

¹³ 請留意柯瑞福著之《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中譯本譯者鄧嘉宛將"demonization"譯作「被鬼附」，但涵意與傳統上譯為鬼附之"demon possession"不同。譯者將"demon possession"譯作「被鬼所佔領」。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87。本文會跟從傳統的翻譯。

柯瑞福甚至認為一次淫亂性罪行也會引致鬼附，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85。

魔鬼入侵信徒的「權柄」。¹⁴「靈」比「魂」方面的破口，後者引致的魔鬼操控力量強得多。¹⁵

柯瑞福認為邪靈對人的依附操控是無分人身內外，只有程度之分。柯瑞福提出了基督徒被邪靈依附的強弱指標，以1-10度為指標，1度是最弱的依附情形，十度是最強的依附情形：¹⁶

1-2度：魔鬼操控人的力量薄弱，以意念及圖像滋擾人，使人分心、發惡夢，降低人的抗病能力，叫人判斷錯誤或腦筋混亂等。

3-4度：某程度之操控，邪靈以清晰意念、偶爾透過聲音對當事人說話，能夠引起當事人失控的暴怒、死懼，和在崇拜中非常的不自在，偶有驚悸的感覺及強烈逃離的慾望，使人忐忑不安，懷疑自己。

5-6度：邪靈控制人的能力加強、時間更長，以清晰意念、聲音在當事人思想中說話，使受控的人出現強迫性的行為，引致罪咎，並相信自己已精神失常。

7-8度：邪靈控制人的能力更強、時間更長，可以透過當事人以其聲線或其他聲線說話。受控的人表現多種截然不同的性情。目露凶光，行為粗暴或異常。基督徒很少會受控到這地步。

9-10度：比7-8度的邪靈能力更強更密。叫人長時間失去理智。

¹⁴ Charles H. Kraft, "Contextualization and Spiritual Power," 2000, from <<http://www.lausanne.org/Brix?pageID=13886>> (accessed 26 May 2008);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74~75。

¹⁵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93。

¹⁶ 柯瑞福著，李錫明譯：《征服黑暗使者》(Rosemead, CA: 台福傳播中心, 1994)，第六章。

以上1-6度的邪靈依附，被依附的人仍能憑意志壓抑邪靈的驅使。據柯瑞福的觀點，除非邪靈依附在那人的意志層面，否則人在1-6度是不會失去意志的；而7-8度以上的邪靈依附，人就會失去意志。¹⁷

三 深度創傷的主要屬靈因素之一：柯瑞福的屬靈權柄和祝福 / 咒詛觀

柯瑞福認為人基於順從 (obey) 神或撒但，而獲授 (delegate) 靈界能力施行祝福和咒詛。交鬼或犯罪都同樣算是順從了撒但，得着了不同程度的咒詛能力。獲賦這能力的人，可以發出和收回有關能力（路九1～6，十19）。¹⁸ 自我咒詛或受人咒詛是導致邪靈對人侵擾傷害的重要途徑之一。

柯瑞福相信聖靈或邪靈的能力可以藉着物件或語言傳遞。就算接觸有關物件到的人毫不知情，也受影響。柯瑞福認同阿格尼絲·桑福德的觀點，認為祝福和咒詛的能力可客觀傳遞，¹⁹「這在屬靈的定律上（如同地心吸力的自然律）同樣真實一樣」，²⁰不在乎當事人是否知情。

他認為聖經充滿有關例子：(1) 經人的祝福和咒詛後，物件可以像傳播細菌般自動地傳遞靈界祝福和咒詛的能力，例如約櫃（撒上四至七

¹⁷ 柯瑞福：《征服黑暗使者》，頁131～137、230。

¹⁸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ch. 5；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25。

¹⁹ "Things happen when we bless. I have had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remark that they felt a pleasant charge like electricity flow through them when I spoke a blessing over them. I believe it was Agnes Sanford who reported an experience in an elevator where she silently blessed a woman who was complaining about everything. By the time the woman got off the elevator, she had become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day and life in general! I have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with people to whom I have ministered."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45.

²⁰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84。

章；撒下六6~11；代上十三9~10）；保羅的手巾或圍裙（徒十九11~12）；或耶穌的衣袍（太九20，十四36）等。(2) 邪靈有依附物件之特性，例如進入豬羣（太八28~34）或依附偶像、杯、筵席及其廟中（林前十19~21），亞干之當滅之物（書七章）也反映出物件具有客觀咒詛的能力，必須除滅。

柯瑞福認為基督徒也可以被咒詛，因此必須尋求解咒的方法。他相信沒有「基礎」的咒詛是不會生效的（箴二十六2），受咒詛的人靈性和情緒上的垃圾若演變成未處理的罪（不饒恕、苦毒、情慾、仇恨、自我否定等），便為咒詛提供了基礎，使之生效。²¹ 因此只有無罪污的主耶穌才可完全免疫於撒但咒詛的影響力（約十四30）。²²

咒詛方面，柯瑞福認為正式的咒詛通常涉及異教禮儀和在獻祭中發出，而非正式的咒詛通常涉及人對自己或別人發出不小心 (careless) 或憤恨的負面說話，例如：「願你早死！」、「我是廢物！」等。有許多人當對自己的身體或身體的某個部分說出痛恨的負面說話，這些話經過仇敵的強化後就往往變成了咒詛，²³ 有人因此得了癌病。²⁴ 不論是自我咒詛或被人咒詛，撒但因咒詛得到權柄侵擾當事人和傷害所接觸到的人的身體、心理和靈性。²⁵

人可以透過文化載體 (cultural forms) 發出咒詛〔或祝福〕的能力，包括說話、器物、地方和建築物、音樂、舞蹈、電腦遊戲（「土牢與龍」）傳達到接觸到的人。²⁶ 此外，還有祖先遺傳下來

²¹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64.

²² 「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約十四30）

²³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54。

²⁴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64.

²⁵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18.

²⁶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84。

的咒詛 (generational bondage and curses)。祖先因着刻意或不經意地 ("unconsciously") 和邪靈建立了契約、正式或非正式的咒詛，甚至只是犯罪（他以撒上二31~33為例），都可以使邪靈得着權柄，入侵及咒詛後代。因此，「很多孩童出生時已被邪靈操控 (demonized)」，他提及一個基督徒被祖先遺傳下來的「死亡」的靈所侵擾，需要接受釋放禱告。²⁷

柯瑞福舉了不少有關言語或物件傳遞咒詛能力的例子。魏格納因玻利維亞工藝品帶來家庭問題。²⁸ 柯瑞福曾處理另外一樁趕鬼個案，邪靈宣稱得以操控當事人，是因她所住的地方以前的住客犯姦淫。²⁹ 他也認為「當一間屋子裏死了一個被鬼附的人，那個鬼通常會留在那棟房子裏騷擾隨後住進來的人。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目前居住的人需要運用權柄遮蓋這間屋子及地土。他們要奉耶穌的名斷開所有以前的權勢，叫仇敵不能在他們身上再取得任何機會」；「墓園和停屍間是死亡的駐留地，魔鬼常常會在其中閒蕩。我無法解釋為甚麼，但牠們常常會在一度附過的屍體旁留連不去，直到屍體被運走為止。我甚至聽過，有一間教會被魔鬼攪擾分裂得很厲害，原因只是有人送了他們一張在停屍間用過一次的地毯，顯然魔鬼是隨着這地毯來的。當人們認真考慮這張地毯的來源，並把它處理掉，魔鬼做亂的事就停止了。」³⁰

²⁷ "Any commitment, dedication, curse or blessing entered into by a person in one generation may give authority to either master, God or Satan, over that person's descendants...satanic power may enter the family line through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commitments such as those mentioned above or through cursing. If such commitments are not canceled, then, the interference gets passed on to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Because of this rule, many children come into the world already demonized because of agreements their ancestors have made with the enemy."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99, 124, 138.

²⁸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01.

²⁹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03.

³⁰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25。

祝福方面，柯瑞福認為人基於順從神，而獲授予不同程度的超自然祝福能力。因此，信徒曾祝福的物件和地方，包括汽車、電腦、辦公室、座位、食物、房間等，都會為使用者帶來客觀的正面影響力，不論對方是否知情。柯瑞福教導信徒要多實驗這祝福的權柄，包括寄信前為信件祝福。³¹

四 深度醫治服侍？超自然及直接啟示恩賜之運用

柯瑞福喜歡稱「內在醫治」為「深度醫治」，原因是這醫治涉及以聖靈超自然權能處理疾病之邪靈根源。深度醫治服侍者要找出問題的深度根源、撒但入侵的途徑和有效醫治方法，³² 柯瑞福相信信心圖像可以使人壓抑的記憶再次重現。³³ 「每一次在我們進行服侍時，都會祈求聖靈從頭到尾來掌管，我們也相信祂榮耀了這樣的祈求。因此我們運用信心圖像時乃是順服在主的掌管之下」。³⁴ 「在深度醫治中……我們把服侍的過程交託給聖靈，請祂把任何能幫助那受傷者得自由的事物（例如過去的記憶），帶入他（她）心中……當我們請求聖靈把事情帶回來時，祂就會做。無論是透過夢、禱告、閱讀或在服侍過程中，過去記憶的碎片常常會回到我們的腦海中。³⁵（斜體為筆者所加）「我相信，（信心）圖像……是我們靈裏的一種運作，而非僅是想像力的產物而已。」³⁶

³¹ "The blessing carries over to the people who use the items of places."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45-46.

³²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18～128。

³³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1～142。

³⁴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2。

³⁵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4～145。

³⁶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0～151。

柯瑞福承認「深度醫治是非專業輔導的一種方式」，但「神的權能會使技巧達到最好的程度，讓人能夠發現如何處理深度的困難」。³⁷ 神會慷慨地直接啟示那些以醫治服侍來事奉祂的人。³⁸ 「神常常用預感、直覺、臆測之類的感覺引導我們」，其他包括心中的意念、「一個字或幾句話」、「圖像」、痛苦或激動的情緒，或稱「自發性開口」——即發現自己說出本來沒有想要說的話等等。³⁹ 柯瑞福常透過信心圖像引導當事人邀請耶穌在傷痛事件中顯現，他強調不是重新創造歷史，也明白改變歷史是一種欺騙，最後會造成更大的傷害。⁴⁰ 「因此、『傾聽聖靈』成為我們首要的技巧」。⁴¹

另一方面，柯瑞福承認在服侍過程中並不免疫於撒但或其他個人因素（例如負面情緒或罪）的干擾，例如有人在信心圖像中見到耶穌施行暴力或不道德行為，⁴² 他肯定這不合真理的事不可能出於聖靈的啟示，但他仍深信在信心圖像過程中所看見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出於聖靈的引導和啟示。⁴³ 他所領受的聖靈的啟示包括：具體得知家族已離世的祖先哪一代引入了邪靈；⁴⁴ 胎兒期中哪個月受過甚麼傷害；⁴⁵ 某教會負增長因為牧師兒子曾在教堂內行淫；⁴⁶ 聽道時有痛症分心常常是邪靈干

³⁷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4。

³⁸ "God is generous in revealing things to those who minister." 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30。

³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32~133。

⁴⁰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2。

⁴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0。

⁴²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4。

⁴³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6。

⁴⁴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4；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23。

⁴⁵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1。

⁴⁶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55。

擾，需要驅逐；⁴⁷ 涉及暴力的死亡事故常與鬼附有關；⁴⁸ 負面說話會變成自我咒詛；⁴⁹ 邪靈通常喜歡在凌晨12時至3時侵擾人；⁵⁰ 「受虐的（性格）變體 (alters) 幾乎都會被鬼附」；⁵¹ 分離的「自我」需要在主體「自我」之外另外被引導來信主⁵² 等等。

五 評估柯瑞福之魔鬼操控觀

柯瑞福借用希伯特專文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批判西方理性主義之下的基督教世界觀世俗化，失去靈界和自然物質界相銜接的中層世界，不再預期神蹟發生和忽視了邪靈的工作。但他沒有用聖經真理進一步界定這中層世界的內涵，反而將自然物質界的種種現象（災難、疾病）皆訴諸邪靈的直接介入，必須以釋放禱告驅趕，結果成為了泛邪靈主義 (pan-demonism) 或泛靈主義 (animism)。⁵³

華勇提醒希伯特用以對比西方之「非西方」世界觀，其實是建基於印度教及泛靈主義的世界觀。⁵⁴ 希伯特成文的目的乃指出西方世界觀

⁴⁷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90。

⁴⁸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23。

⁴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54。

⁵⁰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124.

⁵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5。

⁵²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47。

⁵³ See "Animism" in Chuck Lowe, *Territorial Spirits and World Evangelization* (Kent, U.K.: OMF, 1998), 147-51.

⁵⁴ "Hiebert's analysis is based on a folk Hindu worldview, which combines certain elements from both animism and Hinduism;" "But are the teachers and writers of spiritual warfare and the related issues of miraculous healing in danger of slipping back into an animistic worldview or adopting that of the New Age or of post-modernity? Both Hiebert and Chuck Lowe have suggested that this may indeed be the case." Yung Hwa, "Some Issues in a Systematic Theology That Takes Seriously the Demonic," Lausanne Paper, 2000.

欠缺了靈界和自然物質界相銜接的中層世界而已，並非將之完全等同基督教應有之世界觀。柯瑞福等人乃錯誤理解和應用希伯特之理論。事實上，希伯特在2000年的奈羅比洛桑會議上，就曾親自撰文駁斥柯瑞福所代表的靈恩第三波世界觀及「屬靈爭戰觀」乃泛靈主義。⁵⁵

傳統福音派認為聖經對「鬼附」和魔鬼其他外在之工作（例如試探和攻擊）之分野等教導是明確和清晰的，前者必須以「趕鬼」（*exorcism*）使遭鬼附者得釋放，而後者則以持守信心倚靠神、對付罪和實踐真理來處理，兩者不相混淆。

首先，新約時代有關鬼附及需要趕鬼之事迹共有七宗（可一21～28，五1～20，七24～30，九14～29；太九32～34，十二22～32；徒十六16～18），大部分記載都清楚見到當事人乃失去自主及有激烈之異常行為舉動，而這也是當代法利賽人對「鬼附」的理解（可三20～22）。⁵⁶

其次，新約作者已懂得鬼附和患病、癲癇之分別：患病者需要醫治而非趕鬼（路十三32；太十8；可一34，六13；路四40、41，九1），癲癇者不一定就是被鬼附（太四24），醫病與趕鬼被視為兩項不同之恩賜（太十1）。就聖經所載一些與上文提及七次鬼附事件相似之疾病病癥，作者也沒有歸咎於鬼附（例如聾啞：可七31～35和可九25），顯示患病並不需要趕鬼之釋放禱告來處理。值得注意的是，保羅被魔鬼攻擊

⁵⁵ See "Animism" in Paul G. Hiebert, "Spiritual Warfare and Worldview," Lausanne Paper Nairobi, 2000, 224-28; available from <<http://www.lausanne.org/Brix?pageID=13887>> (accessed 26 May 2007).

⁵⁶ 筆者於1994至1998年在福樂神學院進修期間，曾多次目睹柯瑞福進行內在醫治服侍，雖然其間沒有一位當事人有失去自主或激烈之異常舉動，但仍全部被柯瑞福判斷為鬼附，以釋放禱告程序處理。留意柯瑞福在著作承認他處理了數以千計「不涉及激烈表現」的趕鬼個案。參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24. "By using this [inner healing first] approach, I and my colleagues in ministry have been able to perform literally thousands of *deliverances without violence*."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24; italics mine.

致病的處理是禱告神、學習順服而非趕鬼（林後十二7~9），甚至神容許這病繼續存留在他身上！正如奈羅比洛桑會議（2000年）諮詢文獻所言，聖經顯示信徒有可能被撒但攻擊致病，但沒有直接證明信徒需要接受趕鬼。⁵⁷

再者，新約對很多魔鬼攻擊之表達都不看為鬼附，沒有相應之釋放趕鬼行動，故我們不應混淆二者。魔鬼以惡念干擾彼得和猶大的思想並非鬼附：彼得被魔鬼欺哄阻止耶穌上耶路撒冷，猶大被引誘出賣耶穌，換來耶穌的責備、提醒而非趕鬼（可八33；約十三2、27）。因此信徒遇有魔鬼試探（雅四7）和攻擊（林後十二7~9）的事件和處理方式，絕不可和鬼附混淆，否則就犯上凡事訴諸鬼附及趕鬼之「泛邪靈主義」，使信徒失去應有屬天的平安。

柯瑞福一方面認同傳統福音派立場，相信有聖靈內住的信徒不可能被鬼「完全」控制（即傳統理解之被鬼附），但另一方面主張信徒因為可以被魔鬼操控而必須接受釋放的禱告服侍，這其實是混淆概念、偷天換日，歪曲聖經教導。其次，聖經中「靈」與「魂」都是指人的「靈魂」，兩者常常可以交替使用，⁵⁸ 而柯瑞福認為魔鬼無法繼續內住在信徒的「靈」，卻可以繼續內住在信徒的「魂」，這教導明顯不符合聖經之人觀。第三，更正教基於「全然敗壞」的教義，明確反對信徒在世可以達致完全的觀點（約壹一8~9）。柯瑞福指出「魂」的垃圾——相信

⁵⁷ "The biblical text reveals that while it is possible that a believer may be afflicted physically by a demonic spirit, there is no direct evidence that demons need to be cast out of believers." Hiebert, "Spiritual Warfare and World View".

⁵⁸ 例如靈和魂活動的本質並無分別：憂愁（約十二27//十三21）、喜樂（路一46//47），此外靈也有各樣思想和感情（徒十七16；約十三21；箴十七22；可二8；羅八16；林前二11），而魂也可與神交通（詩二十五1，六十二1，一〇三1，一四六1；路一46；撒上一15；可十二30）。關於三元論人觀的錯誤，可參閱大部分當代系統神學著作，例如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1998), 519 ff.; 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4), 472 ff.; James Leo Garrett, J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 2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1995), 430 ff.

謊言和負面情緒——會導致魔鬼入侵的教導，只會使所有在世仍未完全的信徒，陷入鬼影幢幢的迷信恐慌之中，不斷要求一次又一次的釋放禱告服侍。

總的來說，魔鬼在世界上工作主要是間接的試探攻擊，甚至藉着邪惡的意念干擾信徒的思想，⁵⁹ 基督徒應持守信心倚靠神、對付罪和實踐真理來處理，而非趕鬼。需要趕鬼（或稱釋放）禱告的鬼附情況，只會發生在主動接觸邪靈的非信徒身上（參利十九31）。

六 基督徒可能被鬼附嗎？

相信基督徒可能被鬼附並非靈恩派獨有的觀點，在靈恩以外的圈子中，曾任慕迪聖經學院的神學系主任狄卡森 (C. Fred Dickason)⁶⁰ 和已故達拉斯神學院舊約教授的昂格爾 (Merrill Unger)⁶¹ 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學者。

支持基督徒可能被鬼附的經文並不多，常被引用的通常都是一些有關基督徒可能被魔鬼試探或攻擊，而非鬼附的經文，例如犯罪會為魔鬼留地步（弗四26~27），或信徒會受魔鬼攻擊（林後十一3，十二7；弗六10~12）等。較為有關之經文包括：(1) 惡魔「臨到」擾亂掃羅，大衛彈琴，惡魔便「離開」（撒下十六14~23）；(2) 謊言的靈「入了」一羣先知的口，引誘他們說假預言（王上二十二12、21~23）；(3) 「亞伯拉罕的後裔」被「鬼附」（路十三10~17）。但部分持「基督徒

⁵⁹ 張慕皚：《近代靈恩運動》（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19。

⁶⁰ C. Fred Dickason, *Demon Possession and the Christian: A New Perspective* (Chicago: Moody, 1987).

⁶¹ Merrill F. Unger, *Biblical Demonology: A Study of the Spiritual Forces Behind the Present World Unrest* (Chicago: Scripture Press, 1971).

可能被鬼附」觀點的學者，像狄卡森一樣認為，單從釋經而言，兩方面觀點都似乎可以找到其支持，因此決定性因素便放在一些實際的趕鬼個案之上：他們確信不少個案的當事人是真正的基督徒。⁶²

但我們認為反對基督徒可能被鬼附的學者的論據更合乎聖經教導：

首先，主藉十架救恩已決定性擊敗魔鬼之權勢（約十二31；來二14、15），因此人信主一刻已脫離「黑暗權勢」，遷入「愛子的國度」（西一13，二14~15），信徒受了聖靈為「印記」，即所屬權已為神所擁有（弗一13）。主耶穌親自保證屬祂的羊「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約十28~29），因此約翰宣告「凡從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約壹五18）。信徒既然已有聖靈內住，是永生神的殿（林後六16），這殿就不可能再被魔鬼奪去掌控。

其次，在舊約時代，聖靈仍未恆常個別內住在神的子民中，不能用以類比新約信徒的經歷。何況聖經明言聖靈已離開掃羅，故此我們不能直接把掃羅的遭遇（撒上十六14）引申為新約信徒可能有的經歷。同樣，聖經也明言聖靈已離開一羣被欺哄的先知（代下十八23），而且被謊言的邪靈欺哄也不等同鬼附，故此我們也不能把他們的遭遇引申為新約信徒可能被鬼附。

第三，新約學者馬歇爾 (I. Howard Marshall) 指出路加福音十三章11節與15節有關邪靈的兩個動詞ἐχούσα（注NIV: crippled by, v.11）或ἔδησεν（注NIV: bound by, v.16）都不是福音書中鬼附的常用動詞「被魔鬼侵擾」（δαίμονιζόμενοι = demonized；太八28），或是「有魔鬼（侵擾）」（ἔχων πνεῦμα δαιμονίου = having a demon；路四33），而且主耶穌施行的是醫治而非趕鬼釋放的神蹟，因此《和合本》翻作「鬼附」

⁶² 參狄卡森 (C. Fred Dickason) 的 *Demon Possession and the Christian* 一書，內含大量宣稱是「基督徒被鬼附」的個案。

並不準確。最後「亞伯拉罕的後裔」仍然是舊約時代神的子民未有聖靈內住的狀態，故此我們也不能直接引申為新約信徒的經歷。這女人的情況其實類似保羅的一根刺（林後十二）或約伯的疾患，由邪靈引起卻不是鬼附。⁶³

新約聖經記述的七次鬼附事件都發生在未重生的人身上，因此認為基督徒可能被鬼附可說幾乎完全缺乏聖經支持，而狄卡森等人嘗試用個案經驗建立神學原則，完全違反了更正教「唯獨聖經」的神學治學原則。

根據上述有聖靈內住的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的論證，我們不應考慮這觀點作為詮釋有關個案之角度。其他合理的詮釋包括：

(1) 鬼附和情緒精神病之病癥有很多重疊和相似，在現今靈恩第三波容易凡事訴諸邪靈的氛圍下，我們和基督徒精神科醫生合作，認真幫助當事人分辨鬼附和精神病；

(2) 福音派同意信徒可能被魔鬼干擾，包括彰顯或藉着邪惡的意念干擾信徒的思想，⁶⁴ 但這些仍屬試探攻擊而不是鬼附，應靠主以真理對抗；

⁶³ 「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裏教訓人。有一個女人被鬼附着（ἔχουσα NIV譯為crippled by），病了十八年，腰彎得一點直不起來。耶穌看見，便叫過他來，對他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於是用兩隻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來，就歸榮耀與神。管會堂的因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就氣忿忿的對眾人說：『有六日應當做工；那六日之內可以來求醫，在安息日卻不可。』主說：『假冒為善的人哪，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嗎？況且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ἔδησεν NIV譯為bound by）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他的綁嗎？』耶穌說這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眾人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路十三10~17）"Certainly the illness is attributed ultimately to the evil power of Satan, but the cure is not described as an exorcism, but as a release from a fairly literal 'bond'. Perhaps we should not try to give too definite a meaning to pneuma and *think it simply as an evil influence*." I. Howard Marshall, *Commentary on Luke*,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557; *italics mine*.

⁶⁴ 張慕皚：《近代靈恩運動》，頁119。

(3) 聖經教導現今教會中的真假信徒（麥子和稗子）不能完全分辨清楚，因此我們應認真考慮當事人不是真信徒的可能性；

(4) 阿民念主義同意基督徒若背棄信仰可能淪落到不信的境況，若此時主動接觸邪靈便會有被鬼附的可能性。

七 評估柯瑞福之屬靈權柄和祝福 / 咒詛觀

聖經中最強調的施福和咒詛者是神，而非魔鬼和人（申二十七至二十八章）。基督代替人承受了律法的咒詛，使信徒在祂裏面承受了亞伯拉罕之福（加三9、13~14；來六12），人是透過信心順服神而支取福氣，而非透過學會特定禱告方式或語言。信徒在基督裏應享有屬天的平安，不需再擔心祝福或咒詛之事。

聖經看人和神或撒但有位際互動之關係 (personal relationship)，人的祝福和咒詛的能力也因關係而來，並非獲授權後機械式自動化運作。

首先，約櫃在亞實突、迦特和以革倫時使那地的人受災病（撒上五），及後使烏撒被殺（代上十三9~10），但另一次在迦特時卻使俄別以東全家蒙福（撒下六11），事件明顯不是約櫃盲目地傳遞神已授予的祝福和咒詛的能力，令觸摸者無一倖免，相反都是神定意在這幾件個別事件上要教導人不同的屬靈功課：祂容許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打敗，約櫃被擄，但又藉約櫃向外邦人彰顯祂的大能，表明他們並沒有打敗以色列人的神，使他們最後要送還約櫃並獻賠罪祭（撒上六）。以色列人也應該從此事明白約櫃所代表的神的聖潔和威嚴（撒上七2），但大衛運送約櫃進耶路撒冷時，竟仍不照摩西律法規定由利未人以皂莢木槓抬櫃（出二十五13~14），神擊殺烏撒是要表明祂和西乃之約的聖潔和威嚴，使大衛和以色列全民都不得再輕慢（參代上十五2、13、15）。換言之，聖經說明約櫃本身沒有能力——以色列人搬約櫃上戰場也結果戰敗（撒上四），關鍵是人對神和恩約的態度，和神定意在這幾件個別事件上的作為。

其次，保羅和耶穌的衣物發出醫治能力一事：(1) 有一次，很多人透過觸摸耶穌的衣服獲得了醫治，是由於耶穌應允了他們的請求，願意在那刻以這方式施行醫治（太十四36）。(2) 另一次，耶穌的衣服發出醫治能力（太九20），看似是血癩女人採取主動，其實也是耶穌一次刻意醫治這血癩女人的神蹟，因為很多人都擠擁觸摸到耶穌的衣服，但只有該血癩女人經驗這神蹟（可五31），耶穌清楚每一次有能力從自己身上發出。(3) 換言之，耶穌的衣物並不是自動地、常規地發出這醫治能力（可五31，十五20、24），上述兩次是祂當時當地刻意施行的神蹟。(4) 同樣，保羅的衣物並不自動地、常規地發出醫治和趕鬼能力：很多人曾接觸他的衣物，也沒有類似神蹟發生（徒十六19；二十一30），此外保羅和同工多次有病均不得醫治（以巴弗提〔腓二25~30〕、提摩太〔提前五23〕、保羅的同工特羅非摩〔提後四20〕和保羅自己〔林後十二7~9〕），顯示保羅的衣物在以弗所發出醫治和趕鬼能力，也是神特意在個別事件上透過他施行如此神蹟，而非常規的事情（徒十九11~12）。(5) 耶穌和使徒施行神蹟目的是見證神子和使徒獨特身分和權柄（路七22；徒二22；林後十二12，羅十五15~19）。後世信徒不能期盼可以重現他們一樣的能力。

第三、鬼入豬羣事件（太八28~34）並不表示豬羣從此有傳達咒詛或鬼附的能力，否則耶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將「邪靈感染」的一個源頭擴大成二千個源頭。

第四、邪靈和偶像及有關祭祀物品（林前十19~21）、或亞干之當滅之物（書七）的關係是文化關連性而非本體性：物件使人聯想及受誘惑去拜偶像、甚至交鬼，故必須除滅。因此神禁止交鬼（利十九31；申十八10~14），⁶⁵ 卻不禁止觸摸，甚至進食祭偶像之肉（林

⁶⁵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十九31）

前八至十章)。所以，雖然以色列人入迦南時，神常命令他們毀滅和拜偶像有關之物件（申七26，十三13~18），但重點是防止以色列人學效拜偶像之事，而非物件本身帶有邪惡之超能力。約書亞保留了耶利哥城之金銀銅鐵器皿（書六24）！

綜合聖經的教導，撒但和邪靈確實有若干異能的能力，但都在神終極掌管之下。撒但不能直接傷害人（參伯一至二章），包括所有咒詛，而必須經神許可，否則不會生效（巴蘭〔申二十三5〕）。世上確有能行巫術的人，但都限於拜偶像並交鬼者（申十八11；徒十六16）。一般人不具備邪惡或咒詛之超能力。

神擁有行事的自主權，不會被人的儀式和術語所操控而被迫行事。祂沒有聽約伯和耶利米的自我咒詛，自我咒詛不會自動產生能力（伯三1；耶二十14）。太多負面思想和說話固然對人心理健康造成傷害，但沒有交鬼的人說出的負面說話不會自動變成有效的咒詛。

聖經明確教導人只為自己所犯的罪負責，不需承擔祖先的罪責（結十八14~20），因此柯瑞福等教導信徒要為祖先遺傳住在家族之中的邪靈 (family spirits)，及其家族咒詛 (generational curses) 尋求釋放禱告服侍，⁶⁶ 並不合乎聖經。

主耶穌已代我們承受上帝律法的咒詛（加三13）。新舊約神的子民皆有神的保護，神會將別人施行之咒詛回報咒詛的人，並將詛咒變為祝福（創十二3；⁶⁷ 民二十四9；⁶⁸ 民二十三20〔巴蘭〕；⁶⁹ 申二十三

⁶⁶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76。

⁶⁷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十二3）「耶和華你的神必將這一切咒詛加在你仇敵和恨惡你、逼迫你的人身上。」（申三十七）

⁶⁸ 「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凡給你祝福的，願他蒙福；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民二十四9）

⁶⁹ 「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賜福，此事我不能翻轉。」（民二十三20）

5~6〔巴蘭〕；⁷⁰ 撒上十七43〔歌利亞〕。⁷¹ 因此信徒不需要怕咒詛，倒要還以祝福（路六28）。

柯瑞福之屬靈權柄 / 咒詛觀乃源自阿格尼絲·桑福德的內在之光及屬靈定律觀念。⁷² 柯瑞福認同阿格尼絲·桑福德的觀點，認為祝福和咒詛的能力可客觀傳遞，⁷³ 「這在屬靈的定律上（如同地心吸力的自然律）同樣真實一樣」，⁷⁴ 不在乎當事人是否知情。張慕皚批評阿格尼絲·桑福德的思想是「與東方神祕主義吻合的泛神論」。⁷⁵

⁷⁰ 「然而耶和華你的神不肯聽從巴蘭，卻使那咒詛的言語變為祝福的話，因為耶和華你的神愛你。」（申二十三5）

⁷¹ 「非利士人對大衛說：『你拿杖到我這裏來，我豈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著自己的神咒詛大衛。」（撒上十七43）

⁷² 阿格尼絲·桑福德寫道："But He [God] is also the indwelling life of our own little selves. And just as a whole world full of electricity will not light a house unless the house itself is prepared to receive that electricity, so the infinite and eternal life of God cannot help us unless we are prepared to receive that life within ourselves. Only the amount of God that we can get in us will work for us.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said Jesus. And it is the indwelling light,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ost High t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in its present manifestation on this earth. Learning to live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earning to turn on the light of God within. We must learn that God is not an unreasonable and impulsive sovereign who breaks His own laws at will. As soon as we learn that God does things through us (not for us), the matter becomes as simple as breathing, as inevitable as sunrise. "But God is omnipotent!" some people say. "He can do anything He likes!" Certainly, but He has made a world that runs by law, and He does not like to break those laws." Available from <<http://cornerstone.www.hubs.com/sanford2.htm>> (accessed 27 August 2008). 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25。

⁷³ "Things happen when we bless. I have had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remark that they felt a pleasant charge like electricity flow through them when I spoke a blessing over them. I believe it was Agnes Sanford who reported an experience in an elevator where she silently blessed a woman who was complaining about everything. By the time the woman got off the elevator, she had become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day and life in general! I have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with people to whom I have ministered."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45.

⁷⁴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34。

⁷⁵ 張慕皚：《近代靈恩運動》，頁83。

八 深度醫治服侍？評估內在醫治過程中超自然恩賜之運用

內在醫治過程預設了超自然恩賜及直接啟示的常規性 (norm)，反映出第三波對「國度權能」應然性和常規性的信念。根據福音派「開放審慎論」學者，包括格魯登 (Wayne Grudem) 及索斯 (Robert Saucy) 等對第三波的批判，⁷⁶ 超自然恩賜並不是信徒常規性的普遍經驗，因此大部分內在醫治只是一種超級超自然主義 (Super-supernaturalism) 和主觀主義的表現。有超自然恩賜者是否可隨意隨時運用超自然恩賜，在神學上仍有討論空間（參林前十四26）。

按照神主權的屬性，神今天仍可自由以任何方式彰顯祂自己和引導人，信徒在認知上需要預備神會有較神祕或超自然引導的可能性，但不應本末倒置，將這例外和不尋常的當作常規，刻意追求、甚至製造超自然的引導。按照聖經的教導，神常規的引導是賜人屬靈的智慧，正如巴刻寫道：「神已把這種辨別能力賜給我們，我們只須存禱告的心去運用思考——想想聖經的原則如何應用，比較不同的選擇，衡量各方意見，考慮到自己心中的願望，估計自己的能力。有人稱這為常識，聖經則稱之為智慧。」⁷⁷ 換言之，屬靈分辨是一種在聖經啟示亮光之下禱告及運用理性 (illuminated reasoning) 的過程（西一9~11；腓一10；箴九10；提後三15；約十六13~14）。

神對信徒的引導和保守不是默示，並非完全免於謬誤。禱告交託服侍不是法術儀式，保證往後發生的事並非出於人意或撒但的工作：正如一般教牧輔導都會以禱告開始，並不代表過程中一切交談分析都是準確無誤，內在醫治者憑甚麼知道他們的領受是聖靈的直接啟示和介入？

⁷⁶ Wayne Grudem, *Are Miraculous Gifts for Today? Four Views* (Leicester, England: IVP, 1996).

⁷⁷ 巴刻：《生命的重整》（香港：宣道，1995），頁85。

今天任何宣稱直接從神來的感動、聲音、意象或具體資訊和指引的來源有三：神、那可以裝成光明天使的撒但（參徒五3；可八33；路二十二3），或人的心理作用。現代精神醫學提醒我們不論五官之感官資料或內心之意象都可能源自妄想、恐懼、抑鬱、精神分裂、內分泌問題、服藥後引起的副作用等等。一些縈繞不散的意念或異常深刻意象也可以來自個人主觀的渴望和想像。

錯誤的信念可以產生錯誤的經歷，正如信風水的人會「覺得」傢俱擺放方式影響他們的運程，迷信的人「經歷」神茶治好了他們的疾病或惡運；同樣，堅信在每次代禱服侍聖靈都會有超自然彰顯的人，也自然會經常「感覺」有不少超自然的經歷和指引；但這並非神的應許。內在醫治所引導進入的視像經驗和所領受的「啟示」內容等其實都有迹可尋，那便是內在醫治理論之核心觀念，例如家族邪靈和咒詛、魔鬼操控、耶穌的彰顯等。

相反，對神任何形式——包括超自然的引導，我們都必須審慎地加以分辨，由本於聖經真理的智慧，包括信徒羣體的智慧與個人智慧來判別真偽和其中含意（林前十四29、37）。但內在醫治者每每堅信自己已獲授予屬靈的權柄，而醫治過程已在聖靈保守之下，對所領受的多採取受助者的感受實效為判準原則，根本不設屬靈分辨的空間給光照之下之理性 (illuminated reasoning) 和羣體。

基於將鬼附看為邪靈不同程度之操控，柯瑞福傾向將負面情緒困擾、沉溺的惡念和行為習慣都看為不同程度之鬼附，「當人很難棄絕某項罪行時，探究是否有鬼附在那人的軟弱上會是個好辦法」，因此他會為有關惡習進行釋放服侍，包括「貪慾、色情、酗酒、偷竊、撒謊、不饒恕、仇恨、驕傲」。⁷⁸ 他混淆了心理問題和邪靈問題。

⁷⁸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64。

此外，柯瑞福釋放服侍觀和聖經的教導不相符：

(1) 耶穌通常以簡單命令便將鬼趕出，但柯瑞福卻幾乎無一例外地和每一邪靈大量對話來盤問邪靈的名稱、數量和入侵途徑，⁷⁹ 然後逐一關進一個視像中的「箱子」，⁸⁰ 最後才一次過驅趕出來。

(2) 耶穌趕鬼的果效是即時和完全復原，但柯瑞福卻不是如此：「雖然聖靈的能力在服侍的過程中，已經將當事人從不良習性的根源裏釋放出來，但習慣本身通常需要從它的起點不斷地被對付……常常我們所服侍的人都期望他們的問題在禱告後能一次解決，可是這情況少之又少。通常他們需要繼續地處理自己的習慣。」⁸¹ 他承認「當事人通常要經過多次的服侍後才能完全得自由」，而「那些接受趕鬼的人卻很少因着鬼被趕出去而完全好起來。」⁸²

(3) 柯瑞福曾提出一個當事人醫治釋放後背痛和頸痛經常復發的例子。他辯解說：「仇敵通常還會把同樣的疼痛帶回來，試圖欺騙一個人相信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幻覺。」⁸³ 對他而言，這仍不是一個失敗無效的醫治個案。

(4) 聖經七件趕鬼事例全不涉及類似內在醫治的程序，但柯瑞福卻認為被邪靈操控者應先接受內在醫治，否則釋放服侍會變得很困難，並且認為只趕鬼而不先進行內在醫治，「通常會惹來更大的爭戰」！⁸⁴ 我們有理由質疑柯瑞福大部分的釋放服侍，是否真的在趕逐邪靈。

⁷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95。

⁸⁰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98。

⁸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25。

⁸²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97~198。

⁸³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26。

⁸⁴ "In the case of an individual's sin or unforgiveness, it seems clear that no one has the authority to banish a demon as long as a person hangs onto that sin or unforgiveness." Kraft, "I Give You Authority," 87. 另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198；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47。

柯瑞福堅稱信心圖像乃聖靈權能，使人了解事件之屬靈真相和醫治釋放，不是主觀的心理作用：「他們不是想像一個不存在的事實，也不是嘗試欺騙自己去看某些不真實的東西。主耶穌真的在那裏，只不過在當時他們沒有那屬天的眼睛去看見祂。」⁸⁵ 但他卻提及一位名為萊拉的女士因在自己的婚禮安排上不能參與意見，使她「精神上已留下一個破口」，「為了要將萊拉從那樣痛苦的記憶中釋放出來，耶穌以信心圖像來到她面前，邀請她按照她一直想要的樣式，一同來籌畫並進行她的婚禮。她做到了，而這也帶給她從未有的快樂和自由」。⁸⁶ 這明顯不只是重新詮釋歷史，是重新創造歷史！

此外，柯瑞福又提及另一個案說：「在信心的圖像中，人們有時候會看見自己被困在一個房間或一棟屋子裏，卻看不見有任何出路可逃，甚至連邀請耶穌進去搭救他們似乎都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會請他們想像我進入那個地方，把他們安全地帶出來。」而結果竟是成功了！⁸⁷ 這比天主教王敬弘神父運用信心圖像，透過馬利亞的彰顯進行內在醫治釋放更使人困惑！⁸⁸ 我們有理由質疑，就算是有醫治實效的信心圖像，也不能自證是耶穌真正客觀顯現和介入。我們必須認真考慮從其他角度來詮釋很多所謂有醫治實效的信心圖像經歷。

柯瑞福在強調饒恕的治療效果時，竟教導當事人要饒恕神：「一旦人看見耶穌也在事件當中，他們需要把所有痛苦的感覺都交給祂。」除了要饒恕傷害者外，「他們也需要饒恕自己。還有，他們通常也需要『饒恕』（真正的，要釋放所有對神產生的憤怒）神允許這些傷人的事

⁸⁵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91。

⁸⁶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73。

⁸⁷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67。

⁸⁸ 王敬弘：《生命的新創造》（台北：光啟，2000），頁100～101。

發生。」⁸⁹內在醫治明顯有很強實用主義的傾向，為求達致主觀心理療效而甚或犧牲客觀真理 / 真相。

九 結論：對柯瑞福內在醫治的評估

我們同意柯瑞福罪網之理論，即未經醫治之心靈創傷常會扭曲人的性格，造成偏差之思想、情緒反應和行為模式，即罪產生罪，⁹⁰而心靈創傷之醫治是更新人生命、減少人犯罪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我們同意基督徒成聖之旅包括心靈創傷之醫治。但問題是：內在醫治作為心靈創傷之醫治模式，在輔導專業及神學上是否可接受？我們的結論是，大部分非專業的輔導者，在採用很多心理輔導觀念之時，嚴重缺乏輔導專業的訓練、指導及專業學會的監管和問責，難怪演變成各師自法，不同的人採取不同方式進行內在醫治的混亂局面，接受服侍者只能自求多福。

關於醫治心靈創傷常涉及的幾個重要元素：我們同意饒恕傷害者的重要，但不同意連神也需要我們饒恕；⁹¹同意從屬靈角度重新詮釋過去受創遭遇的重要，但不同意主觀地扭曲、改變歷史；同意重建受害人自我價值的重要，但不同意貶低自己也是罪人的事實來達到此目的；同意個人與神相遇的經歷的重要，但不同意透過視像法來製造神彰顯的經歷；同意善用恩賜服侍，但不同意在醫治過程中，強迫神施行祂沒有應許為常規的超自然恩賜，並對宣稱之超自然恩賜 / 直接啟示 / 領受等經歷，在缺乏謹慎之屬靈分辨的機制下便常假設為出於聖靈的行為。

⁸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6～157、165。另參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下）》，頁39。

⁹⁰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22～23。

⁹¹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頁156～157、165。

我們同意撒但及邪靈在傷害人 / 被傷害的事件中常有一定的角色，但必須分辨魔鬼一般引誘和攻擊，即從外而內的試探誘惑、放進惡念或製造疾病等等，和鬼附——即從內而外的附身控制——之重要差別。我們不同意以違反聖經教導的魔鬼操控理論取代傳統福音派之「鬼附」神學。

我們同意基督徒靠主要一生迎向屬靈爭戰，即對付罪和追求聖潔，但不同意凡事訴諸直接對付趕逐撒但，即釋放禱告。

綜合而言，柯瑞福的內在醫治觀本質上是一套建基於第三波聖靈權能觀和魔鬼操控之世界觀上的一套全人的醫治觀，由此企圖透過超自然權柄和恩賜，發掘心靈創傷問題之深度根源和深度醫治的方法。

柯瑞福錯誤地借用「魔鬼侵擾」的觀念，取消了鬼附與非鬼附之間的界線，造成教會圈子中一種將一切罪惡和情緒心理等問題皆訴諸邪靈直接操控的「泛邪靈主義」(pan-demonism)，由此令致一些信徒羣體常覺鬼影幢幢，失去屬天的平安，彷彿悔改歸主仍不能帶來屬靈上的釋放和自由，反而仍要無休止地倚靠「釋放」禱告才得脫撒但的捆綁，並且衍生不少祝福和咒詛等近乎迷信的觀念和活動，又幾乎不加批判盲目相信視象法的主觀經歷為神直接啟示，所帶來的神學及牧養問題實不容忽視。

柯瑞福的內在醫治觀充分反映基於偏差聖靈和邪靈工作的世界觀，並他嘗試透過實踐經驗所建構的一套基督教輔導模式所帶來的強處和弱點。柯瑞福等領袖在推動內在醫治這世界性運動時，輕率處理聖經的態度，及將基督教「實用主義化」和「民間迷信化」的趨勢，委實使人憂慮。

在充滿苦難並強調自我的後現代世界中，醫治心靈創傷委實是成聖過程中不可輕視的課題。惟願內在醫治觀的一些強處，在經過嚴謹神學和輔導學的充分過濾後，可供基督教牧養輔導者所吸納，真正造福教會而非把教會變為民間迷信團體。

撮 要

基督教中的內在醫治（或稱深度醫治、記憶治療、釋放禱告服事或心靈醫治）緣起自阿格尼絲·桑福德 (Agnes Sanford) 之著作《醫治之光》(1948)。時至今日，不同人士進行不同形式的內在醫治。本文選擇研究靈恩第三波代表領袖之一柯瑞福 (Charles Kraft) 的內在醫治觀。

綜合而言，柯瑞福的內在醫治觀，本質上是一套建基於第三波聖靈權能觀和魔鬼操控之世界觀上的一套「全人」的醫治觀，並企圖運用超自然權柄和恩賜，發掘心靈創傷問題之深度根源和深度醫治的方法。

可惜柯瑞福錯誤地借用「魔鬼侵擾」(demonization) 的觀念，取消了鬼附與非鬼附之間的界線，造成教會圈子中一種將一切罪惡和情緒心理等問題皆訴諸邪靈直接操控的「泛邪靈主義」(pan-demonism)，由此令致一些信徒體常覺鬼影幢幢，失去屬天的平安，彷彿悔改歸主仍不能帶來屬靈上的釋放和自由，反而仍要無休止地倚靠「釋放」禱告才得脫撒但的捆綁，並且衍生不少祝福和咒詛等近乎迷信的觀念和活動，又幾乎不加批判地盲目相信視象法 (visualization) 的主觀經歷為神直接示，所帶來的神學及牧養問題實不容忽視。

在充滿苦難並強調自我的後現代世界中，醫治心靈創傷問題委實是成聖過程中不可輕視的課題。筆者認為，內在醫治觀必須經過嚴謹神學和輔導學的充分過濾，才可以被吸納在基督教的牧養輔導的領域之中，真正造福教會而非給教會塗上民間迷信色彩。

ABSTRACT

The Inner Healing Movement in Christianity originated from the book, *The Healing Light* (1948) of Agnes Sanford. Nowadays,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practice different versions of inner healing with various concep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choose to study Charles Kraft, a major leader in the Third Wave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

In summary, Kraft's conception of Inner Healing is founded upon the supernaturalism and demonization teachings of the Third Wave. He tries to use the supernatural authority and gifts to explore the roots of, and the effective ways to heal those deep inner wounds of a person.

However, Kraft's misconception of demonization cancels the important conceptual boundary between demon possession and other demons' activities. So many Christians would wrongly regard all emotional o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r sinful thoughts or behavior as demon possession or direct control of a person that can only be resolved through deliverance prayers. In many Christian communities, such "pan-demonism" results in losing of the sense of spiritual peace and freedom bought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Furthermore, Kraft's superstitious concepts such as "blessings" and "curses," and the uncritical use of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become very popular in inner healing practices and thus create many theological and pastoral problems.

Undoubtedly, the healing of psychological wound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our sanctification process. However,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inner healing practitioners to deal with the critical issues raised from theology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field before they put them into use. Otherwise, supernaturalism and pan-demonism would turn Christianity into a new kind of folk religion.